



此岸花开 彼岸无人

彼岸花
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。
花开叶逝，叶生花谢。
花叶永不相见，生生相错，独自彼岸。
杨七诗·著

此岸花开
彼岸无人

杨七诗 ●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岸花开 彼岸无人/杨七诗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80244-312-9

I. 此... II. 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0612号

著 者	杨七诗
责任编辑	张红红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8
印 张	9.5
版 次	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244-312-9
定 价	20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此岸花开
彼岸无叶

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开叶逝。叶
生花谢。花叶永不相见。生生相错。独自彼岸。



感 谢

上海市光明中学高一（六）班全体同学

此岸花开
彼岸无人

目录



楔 子 走过悲伤 只剩孤单 / 001

第一章 黄昏再现 天终要黑 / 021

如果记忆是一片空白，那将是生命最痛的呼吸，悲伤不过是用眼泪洗涤后的残液，伤口，在爱情蜕变后变成刀刃，深深地扎在心里，只为祭奠残酷的黑色青春。

第二章 对折记忆 忘记呼吸 / 037

我们经常会想念一些曾经无法擦掉的誓言，因为那是承诺，是我们打勾勾的约定。天真的梦想，寂寞的思念，孤独的等候，都因你是我曾经最爱的人。

第三章 整个世界遗弃了她 / 055

你还是曾经那个用翅膀保护我，不顾一切的男孩儿。单纯的哭泣，直率的性格，所有一切都不曾

遗忘。改变的，只是被世界紧缚的虚伪，而你对我的爱却是真实的。

第四章 我的爱 / 085

现在的幸福不是幻想，只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，在我的世界里，眼泪已经成诗，被封闭的心脏，如何才能被爱融化来祭奠洁白的黑暗。

第五章 下一站 永远 / 103

所有的一切都是泡在悲伤中的谎言，你的爱是我生命的依靠，梦想只是天使留下的翅膀，现实总是破碎的羽翼。

第六章 我们是糖 甜到哀伤 / 123

孤独的蝴蝶终于找到了它生命中那束最美丽的花，可是寻找，只是走向死亡的缓慢的毒药。真正的幸福只是一刹那，忘记却是一生的伤痛。

第七章 我们是雨 泣到微笑 / 143

如果这样你可以幸福，我愿意承受所有的痛苦。你的眼神，你的样子，你的背影，我看上去总是那么的心痛。

后 记 写在青春边上 / 157

上帝赐我一身黑色的羽毛，让我与悲伤同色，凄凉的怒吼，撕烂了天空的寂寞，在疼痛中沐浴，红色的晚霞，只是为了祭奠曾经的拥有……



此岸花开
彼岸无人

楔子 走过悲伤 只剩孤单



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是带走你的那个雨天，风吹着熟悉的旋律刺破视网膜的记忆，终于发现自己不再流泪。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在倒退。

像是倒放的电影迅速地流过大脑，光阴在这一刻像涨潮的浪，倒退，前进，前进，倒退。那些曾经，随风流逝。

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，喜欢是会被遗忘的，爱却是刻骨铭心的想念。

2008年11月7日 末依

01

硕大的东京武道馆无一空座，黑暗中，她的身影在舞台的灯光下若隐若现。长发在灯光中发着朦胧的光，如同被悲伤笼罩的天使，破碎的羽翼只是思念回忆幸福撒下的伤痛。她的声音是那么的凄凉，带着冰冷的寂寞，如同午夜伤心哭泣的灵魂，因为想念发出的哀号……

升降台缓缓升起，刹那间一束最冷艳的光打在她身上，拿着红色吉他，喊着吵闹的摇滚，被漂染成红色的长发，完美的面颊，蓝色的眼球如同华丽悲伤的威尼斯。Dior 十字架耳环，因为她是上帝的女儿，LV 白色短裙，odbo 黑色手套，Chanel 黑色镶钻高跟鞋，她依然颓废的美丽，如同妖艳的曼陀罗，美丽的外表却是剧毒缠身，靠近只能逐渐走向死亡。



岁月不曾在她的身上残留什么，只是悲伤让她越来越安静，像是一只黑蝴蝶，高贵，冷艳，独特，她华丽的着装，是她权力的象征，黑暗仅是她的束缚者，因为黑色永远都只是她翅膀的底色。

这是伊末依世界巡回演唱会“天堂我们十指紧扣”第6站——日本。

一首首凄凉刺耳的音乐穿透每一个孤寂的角落，留下的泪水，是划破孤单时血红的记忆。灰色的童年，黑色的青春，被埋葬的幸福，是女孩儿一生的等待。

02

90 分钟后演唱会结束后，末依躲过无数追杀的记者，披着外套坐上车子安静地离去。她的到来似乎只是一个孤单的过客，整个东京的夜空飘着抽泣的泪，冰冷的心寒。在街角转弯

处她叫司机把车停下，下车时助手把一把伞打在她的头上，她把黑色的风衣裹紧，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。一个人沿着空荡荡的大街往前走，不知道去哪儿，也不知道前方是否有路。像一只漂在大海中的帆船，任由海水的击打，和暴风雨的袭击，直到连同帆船一起被狂风巨浪吞噬。

她突然发现，一切都变了。这个世界竟如此变得可怕，似乎谎言已经遗忘曾经陪伴他们的幸福回忆。此刻，只是悲伤灵魂恸哭的年代。那些最初的，最单纯的记忆，只属于那个妄想的年代。

顺着马路末依走进了地铁，这里的环境陌生得可怕，地狱般的黑暗，却照耀着凄凉的哀光。出地铁时，音乐声凄冷穿骨，楼梯中间站着一位 50 多岁的老人，拉着小提琴，琴袋里装着一些零钱和硬币。老人的皮肤如同被岁月洗礼过后留下的伤疤，沧桑疲惫。

末依走过去，老人对着她微笑，悲伤的音乐如同每根琴弦都是从她的心上生硬地拉过，穿心的寒冷。她猜想着，老人一



定是位出色的音乐家，他的音乐比雨水还能感动上帝，但现实终究吞噬了他的梦想，现在的他只是一个当街乞讨的“高雅艺术家”。

走出地铁时，东京的天空依旧飘舞着淅沥沥的小雨，街上的人很少，人们都在责怪寒冷为什么这么早降临这座城市。繁华的街道依稀地穿过几辆车子，路人都是打着伞的灵魂，快速地穿越。唯独最显眼的是一对情侣，没有打伞，欢快地奔跑在雨水中，最后也上了电车。末依拿着手中的地图，寻找着，她在找一间酒吧，名字叫“boy and girl”。

身边走过的人不断把目光放在了她的身上，那一刻如同从海底逃出来的美人鱼，奢侈的着装，华丽的外表掩饰着她内心的伤痛。裹紧风衣低着头加快了脚步。很突兀的刹车声，她还来不及去想，就扑到了一个人的怀里，抬起头看见一张英俊的脸45度地仰望着天空，全身沐浴在雨水里。长发如同大海中浓密漆黑的海藻，忧郁的瞳孔里写满了悲伤。接着男生牵起末依的手，奔跑在雨中。记忆里残余的是呼吸与心跳。

他们最终停在了马路对面的一家酒吧门口，“boy and

girl”。

男生对着她不停地笑，她也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“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？依依好笨……现在才来。”

“谢谢你，轩琦。”

末依推开门，门上挂着的风铃清脆地发出了冰冷的声音。正在洗杯子的老板朝末依笑了笑，末依给他鞠了个躬。他很年轻，大概 30 岁左右，可他却戴着一顶黑帽子，嘴里还叼着烟斗。咖啡屋里的人很少，有些冷清，有一个男生坐在吧台上专心地煮咖啡。

末依和轩琦坐在了一个靠角落的地方。

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服务生很快地向她走来，利落的短发，围着一条厚厚的白围巾，很清爽的一个 boy！走到末依面前，他鞠了个躬，微笑着说：“晚上好！小姐，我能帮助你吗？”他的眼睛金光闪闪，似乎能洞穿一切。

末依拿起单子，翻了几下，所有的咖啡都有标价，只是爱尔兰，她用手轻轻地指了指。

“一杯爱尔兰，谢谢！”

男孩突然忧郁了，搔了搔头，“没有……”

末依疑惑地看了看眼前的男生，“为什么呢？”



“因为……没有眼泪……”

“拿两杯……热的浓咖啡，不加糖……”轩琦说完对着末依淡淡地微笑。他敏捷地记了下来，潇洒地交到吧台，又马不停蹄地去迎接下一位客人。两个人只是安静地坐着，谁也没有说话，享受疏远的亲近。在这个冰冷的城市，喝上一口热咖啡，温暖了胃，也温暖了心。其实冷除了天气的变换之外，也是内心一种凄凉。

窗外的雨突然猛地降落，整座城市大片大片地浸泡在悲伤之中，孤单让人无法呼吸，末依看着窗外，被埋藏的记忆激醒，泪划破幸福，血迹斑斑地留下伤痛。

13年前的利莎之家，血染的夕阳，每个角落都是红色。海水激起一层层浪花，海鸥点水后划破天空。末依和小柒静静地坐在钢琴前，轻轻地依着，聆听鸟儿与海风争夺天空所发出的叫声。夕阳混乱地和地平面打滚儿。那段时间是末依最快乐的时光，记忆总是在悲伤时重复一些疼痛的幸福，可谁又知道往事重提只是一种折磨。

末依和轩琦从咖啡厅走出来的时候是晚上11点一刻，天

空的乌云被闪电撕打得血肉模糊，倾盆大雨劈天盖地。黑色的风衣将她紧紧地裹在里面，她睁开疲倦的眼睛抬头看着大雨有些恐慌，像是翻腾记忆的浪花，带着悲伤袭过头顶。

末依把衣服裹紧，低着头悄悄地穿梭在雨水中和轩琦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她抬起头，车外，华丽的灯光掩饰着这座城市的悲伤，她发现她不是以前的末依了。在拐角处末依的胃是那么的难受，大口大口地呕吐，几乎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，把自己的痛苦都吐了。如同吃了大把的安眠药在医院洗胃。又如一个车祸后的失意者，忘记了过去的一切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。留在记忆里的只有现在的幸福，车子里弥漫着酸酸的腐烂味，让她透不过气，像一条离开水的鱼。

卸妆洗澡后，末依一个人坐在窗台边上，拿着一杯红酒看着窗外淅沥沥地雨水，雨不大而连绵。雨水在玻璃窗上割划着泪滴，模糊而伤感。透过窗户，望着朦胧的夜景，灯光却像钻石般美丽地点缀着这座城市。寂寞而又伤感。睡觉时她依然和往常一样服下 SSRIS，这是患严重忧郁症患者服用的药物。



03

他们说喜欢幻想的小孩，总有一天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因为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。

像时光穿梭仪一样，穿过层层宇宙，来到一大片荒芜的芦苇丛中。夜宁静素淡，一轮残月孤单地挂在半空，银灰色的月光给漆黑荒芜的芦苇丛洒了一地的寂寞和忧伤。

黑夜刷白了她一头枯草般暗黄的长发，穿着白裙，打着赤脚，脸上全是迷惘的表情。如同冰冻了几个世纪的尸体，周围布满了孤寂、冷漠的寒气。漆黑的夜里，模糊地看见芦苇丛中，躺着一个熟悉的面孔，看不清楚他的脸，但他身上淡淡的香味却是那么熟悉，像残留的记忆，模糊而清晰。地上淌着一摊血，已经变得发黑，开始凝固，如同血红色的鸡冠花。她颤抖的手想摸他的脸，却是无法触及的，淡淡的哀伤紧紧束缚着心脏，无助的凄凉，哭泣无泪，像抽空了灵魂的躯体，一眨眼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似乎是一个欺骗的幻觉，什么也没有了。隐约地听见欢笑声，暗淡得像一个影子，一晃而过。她站起来，在芦苇

丛中搜索，跌倒，爬起，再跌倒，再爬起。芦苇在残忍地吮吸从她脚上不断流出的红色血水，她感觉不到疼痛。地上的尘土粘满了血染的长线，似乎是通往天堂的轨道。走了很久回头一看，璀璨的烟火，散落在无际的大海中，形成一大片没有边境的红色海洋。

诧异的神态，半张的嘴，一缕冷风猛地刺穿她的身体，剧痛的快感中末依睁开了双眼。能感觉到涌上额头的大片大片的汗，顺着眼角流到耳朵里的泪，咬破嘴唇和口水混乱在一起的血液，还有快速的心跳。那不是梦，是一个像停留在大脑里的子弹那样可怕的记忆，如同刻在山峰上的文字。小柴死了已经2年了，是跳楼自杀……连续一个多月她都做着同样的梦。

黑暗中，头极度的昏沉，打开窗台上被绸缎包住的几瓦小灯，依旧显得昏暗，拿过床头柜上那张再熟悉不过的照片。所有的一切，像哈利·波特的魔法，擦亮了曾经暗淡沧桑的岁月，那些暗黄模糊的记忆，全部燃烧起来，背景是一大片种满向日葵的牧场，那个午后，小柴牵着末依的手，把一只草戒戴在她